



帶血的文件

DAIXUE DE WENJIAN

宁夏人民出版社



儿童时代丛书

带 血 的 文 件

《儿童时代》丛书编辑组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封面设计：吴剑新

环衬：奚阿兴

插图：韩 硕 贺友直 华三川 韩和平
罗 盘 李绍然 奚阿兴 韩 敏
刘克敏 吴国亭 张杼年 黄英浩
王也良 陆 祺 石奇人

带血的文件

《儿童时代》丛书编辑组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123 字数：80千 插页：2

198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9,100册

统一书号：R 10157·185

定 价：0.40元

革命传统之花永远鲜艳

(代序)

黎 汝 清

这本书是《儿童时代》献给小读者们的一束鲜花。

这些花，带着各自的特点和色彩，散发着馥郁的芳香。有的来自冰封万里、雪花飞飘的北国；有的来自鸟语花香、风景秀丽的江南；有的来自峥嵘陡峭的崇山峻岭之上；有的来自波澜壮阔的湖滨海边；有的来自菜花金黄、白帆往还的水乡；有的来自肥沃广阔的平原……

这些花，开放在老苏区的万山丛中，开放在敌后三年游击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带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硝烟；这些花带着抗日战争的遍地烽火；这些花开放在解放战争的后方和前线；这些花在新中国的土地上绽开美丽的笑颜……

这是一束勇敢的花，一束智慧的花，一束爱憎分明的花；这是一束纯洁明净的花，一束充满热情和活力的花；这是一束为真理而斗争、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无私

的花、光荣的花。

※

※

※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童年的幼苗，都需要阳光的哺育、雨露的滋润和园丁的培养。

花丛总会引来勤劳的蜜蜂。小读者们，我相信这一束鲜花也会引来你们渴求知识的眼光，你们将从这束花里吸取着甜蜜芳香的营养。

这二十一朵彩色的花，都是革命传统故事。你们会从中认识许多小红军、小八路、小抗联、小交通、地下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他们会把娓娓动听的故事讲给你们听。

革命！战斗！勇敢！智慧！无私！这是一些多么动人的字眼，多么光荣的字眼，多么值得自豪的字眼。我记得，在我五岁的时候，我就爱听打仗的故事，听祖母给我讲“红灯照”、“义和团”的故事，还有岳飞、杨家将的故事。我倾慕那些英雄豪杰和打富济贫的好汉，我钦佩他们的侠义和勇敢，我也敬仰爱国将领们反抗侵略、保卫疆土的赤胆忠心。

春节到了，大人们带我上集去买年画。我挑选的是《穆桂英大战天门阵》和《花木兰从军》。

我们村里，来了八路军和游击队，我们高兴极了，总是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扯着人家的衣服，要求着：“叔叔！讲个战斗故事给我们听！”

※

※

※

小读者们，到花丛中来漫步吧！你们将在《周总理和孩子剧团》里，看到老一辈革命家对下一代的深情厚谊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会看到他们是怎样呕心沥血地栽培下一代；还会看到那些牺牲了父母的小演员们，怎样人小志大，涉艰历险，为革命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你们将在《逮郭侑子》里，看到一个儿童团长怎样机警又勇敢地识破和逮捕敌特的。

你们在《刘小英》里，将会看到母与女是怎样不顾危险地抢救新四军的伤员和掩护革命的武器。

你们将在《火云鹰》里看到那个“小抗联”投身火海、掩护伤员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你们还会从《逮鳖》中看到儿童团员们，怎样巧设计谋，让那些漏网的“鱼”落在鱼网里。

《土地》写了八路军通讯兵英勇牺牲的故事。这个故事使我想起在抗战初期，我们儿童团最喜欢唱的一首悲壮的歌：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代理战士》，读起来颇为有趣，这个可爱又倔强的女儿童团长，一定会使你喜欢。

《秘密侦察兵》里的杜不凡，他那富有神秘色彩的行为，的确有点不凡。

你们还可以从《欢喜》、《粗和细的故事》、《赵莲花斗蛇》、《兔形鸮》里，看到儿童团员们的英勇和机智。

《五一子》、《龙笛》和《香香的饺子》可以告诉你们，儿童团员和革命战士之间的深情厚谊。

你们还可以从《陈司令的客人》和《打响炮的故事》中，看到天真而又稚嫩的儿童团员和小战士的成长。

《挖浮财》和《没有路条，不能通过》中，则表现了少年们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

《带血的文件》和“铺妹子”，这是我到中央苏区深入生活时，那些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老交通员给我讲的亲身经历。现在，她们已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了。她们英勇斗争的事迹很多，其中几位就和我讲了两天一夜。可是，她们十分谦逊，总说自己对革命贡献太少，在革命事业的奔腾澎湃的江河中，不过是几滴水、几朵浪花。

※ ※ ※

革命传统故事，这是一个挖不尽的宝藏。革命传统故事在时间的枝杈上开放着永不凋谢的花朵。我祝愿，在儿童文学的园地里，这簇鲜花开放得更美更多。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于南京北圩新村

目 录

革命传统之花永远鲜艳（代序）·····	黎汝清（1）
周总理和孩子剧团·····	陈 模（1）
霜妹子·····	黎汝清（8）
逮郭倚子·····	木 青（23）
刘小英·····	吴 强（29）
火云鹰·····	胡景芳（35）
逮鳖·····	于学强（42）
土地·····	王 镇（46）
代理战士·····	曲维甲（54）
秘密侦察兵·····	黎忠信（62）
带血的文件·····	黎汝清（68）
欢喜·····	吉学沛（75）
粗和细的故事·····	任建济（82）
五一子·····	龚 放（90）
龙笛·····	李中乐（98）
兔形鹤·····	方 园（103）
陈司令的客人·····	龚 放（110）

赵莲花斗蛇.....	步九江(118)
“没有路条，不能通行！”.....	苏 苏(129)
挖浮财.....	永 青(137)
“打响炮”.....	胡则丘(143)
香香的饺子.....	李宝夫(150)

周总理和孩子剧团

陈 模

小朋友，你们想知道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关怀上海孩子剧团的事情吗？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啦。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以后，我们沪东临青学校，有许多同学的家，被日寇的炮火轰毁了，不少同学的父母被打死了。难民收容所收留了我们这些孩子。可是，我们不愿吃闲饭，更不愿当亡国奴，因此，就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孩子剧团。我们每天到难民收容所、学校、工厂、伤兵医院去演出，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在保卫大上海的战斗中，成了一支非常活跃的宣传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上海被日寇占领了，抗日团体已不能公开活动，地下党组织决定，让孩子剧团转移到内地去。就这样，我们这群孩子就千里

迢迢地经过苏北、河南，然后到了武汉。那时候，正是数九寒天，下着大雪，我们的衣服都很单薄，一路上钱都用光了，十分困苦。由于长途跋涉，冻馁〔nèi〕劳顿，许多人身上长了疥疮，又痒又疼，有的病倒了。这时候，敬爱的周伯伯就派邓颖超同志——我们的邓妈妈，到汉口洪益巷培心小学来看望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党的亲切关怀。

几天以后，邓妈妈又第二次来了，她还带来了周伯伯的警卫员、红小鬼吴志坚同志，并送来了几十元钱，说：“这些钱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捐助你们的。”那时候，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生活也很艰苦，这些钱是从他们每月很少的一点津贴费中省下来的，其中有周伯伯的，董老（董必武同志）的，邓妈妈的，也有红小鬼们的，这些钱凝聚着多么深厚的革命情谊啊！

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下午，这是一个令人兴奋而难忘的时刻。敬爱的周伯伯派吴志坚同志，把我们带到办事处二楼，为我们举行了联欢会。一会儿，一个身穿灰军装、目光炯炯、神采奕奕的中年人，踏着矫健的步伐，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五、六个老同志。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同志给我们一一介绍说，他们就是我们早已敬仰的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还有博古、叶挺和郭沫若等同志，我们的邓妈妈也来了。

周伯伯慈祥地微笑着，走过来和我们亲切握手。我们情不自禁地把他围了起来，欢叫着：“周伯伯好！”“周伯伯好！”这时，他转过身，对红小鬼们说：“你们要同孩子剧团的小战友互相学习。他们一心一意抗日，从上海出来，不怕苦，不怕难，走了几千里才到武汉，是很不容易的。”听了周伯伯的话，我们心里格外激动。从孩子剧团成立以来，广大群



众是欢迎我们的，而国民党老爷们却讥笑我们是“小戏班子”、“耍猴把戏的”，现在，周伯伯对我们如此重视，怎能不叫人无比兴奋呢！

在联欢会上，我们表演了不少节目，当我们唱《流浪儿》唱到“流浪儿，流浪儿，流落街头没饭吃……爸爸妈妈全被杀”时，周伯伯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从人丛中挤了出去。我们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周伯伯和我们的心贴得多么紧啊！

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在武汉市青年会举行了抗日戏剧公演。后来，又不断到工厂、伤兵医院、学校去宣传，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妒[*dù*]恨。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派人来质问我，为什么要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还责令我们，以后的演出和活动，一律要得到他们的批准。一天下午，又突然通知我们：明天早上八点派卡车来，全部人员的行李通通搬到宣传大队去。他们用这种突然袭击的办法，想一举掐[*qiā*]断我们和党的联系，扼杀抗日的群众运动。当时，我们好多人都气得哭了起来。怎么办呢？赶快找周伯伯去！

当周伯伯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就问我们的代表：“明天早晨到石灰窑去的轮船什么时候开？”

我们的代表回答说：“第一班船六点钟开。”

周伯伯当机立断地说：“好！那你们明天天不亮，就乘第一班轮船到石灰窑去，那里是矿区，有广大的工人群众，离武汉又近，有事好联系……”

按照周伯伯的嘱咐，我们连夜作好准备。凌晨三点钟，大家背着背包，挑着道具、服装箱，踏着暗淡的街灯的灯光，向江岸码头走去。天色微明时，我们乘船驰向石灰窑，这时，大家望着滚滚的江水，止不住高兴地说：“这一回，叫国民党反动派去望江兴叹吧！”

就这样，在周伯伯的领导下，我们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四月初，我们重返武汉，被收编到郭老当厅长的第三厅，第三厅设在武昌昙[tān]华林，那儿房屋虽旧，院落却很大，有一个大操场，院后傍着青山。我们在昙华林住下没几天，周伯伯和郭老就前来看望我们。他们走遍了每个寝室，周伯伯问我们，是否都住下来了？床板全解决了没有？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蚊帐？他还嘱咐我们，要把学习好好安排一下。这是多么亲切、多么温暖的关怀啊！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我们跟随第三厅来到广西桂林。周伯伯又派吴志坚同志来到我们驻地——园背村。他拿出毛主席最近发表的著作《论持久战》，对

我们说：“周伯伯最近很忙，没有空来看你们，特意让我给你们送这本书来，要你们用心学习，不懂就问冯乃超先生。”那时，日寇的轰炸机经常空袭桂林，我们就利用“躲警报”的时间，在七星岩的岩洞里，在野外的树林里，分组学习了《论持久战》。

一九三九年一月，孩子剧团来到了重庆。重庆，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在这里，国民党散布着妥协投降的毒素。三月，我们剧团和另外一些儿童团体联合举行抗日戏剧、歌咏公演，公演时，需要两套日本兵的军服和两顶钢盔，我们管服装的团员跑了许多地方，都没有借到。怎么办呢？和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一样，我们又想到了周伯伯。

我们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周伯伯一见我们就问：“小鬼，你们找我有事吗？”周伯伯听我们说明了来意以后，就叫保管室的同志找出两件日本军服和两顶钢盔，还对我们说：“以后，你们还要到四川各县去演出，这些东西，就送给你们吧。”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事变”。从此，环境更恶劣了，好多抗日团体被摧残，好多进步人士被杀害，我们孩子剧团的一些骨干，也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和监视。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想搞垮我们，到了一九四二年，干脆下令，把我们交给

法西斯青年组织——“三青团”接管，还强迫每个团员加入“三青团”。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周伯伯想了办法，把我们这些孩子有的送到延安，有的送进学校，还有的送到其他革命团体。临别时，周伯伯还亲自审定了我们的名单，他为我们呕心沥血的事迹，真是说也说不完啊！

霜 妹 子

黎 汝 清

一、任 务

我姓孙，名叫霜红，再过半年，我就满十五岁了。在云台山的红军游击队里，我是年纪最小的游击队员了。

自从红军主力长征北上抗日之后，白匪军和地主民团就又杀回老根据地里来，他们高喊着“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的反动口号，又烧又杀，把个好端端的根据地糟踏得不象样子了！

我家住在离云台山七十里的翠竹坪。我父亲是村主席，母亲是妇女主任，他们被本村回乡地主刘湘坤的民团抓去，杀死了。我那时正在邻村的列宁小学里上学，所以没叫他们抓去，后来，我就跟着游击队进了云台山，坚持敌后斗争。